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著

江美娜 张积模 译

全球化 崩溃

凭借其独到的见解和大胆的预言，该书一定会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

——加拿大《落基山瞭望》

THE COLLAPSE OF GLOBALISM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WORLD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著

江美娜 张积模 译

THE COLLAPSE OF GLOBALISM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WORLD

全球化 崩溃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全球化崩溃》提醒人们全球经济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它开启了新一轮辩论的大门。

——《福布斯》

d

约翰·索尔的书为了解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应该成为必读书。

——《自由言论报》

d

只有极少数人既是文学家，又是学者。在这为数不多的人当中，加拿大小说家约翰·拉尔斯顿·索尔就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

——《多伦多星报》

d

该书是索尔迄今为止最好的著作。他深入分析了全球化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混乱、伤害和动荡局面。尽管如此，该书结尾处给人以希望，对人类那绝地反击的毅力和韧性寄予厚望。

——《温尼伯自由报》

d

该书对长达30年的全球化试验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抨击。勇气可嘉。

——凯尔格里·赫拉德

该书是对经济学家、企业领导和政治人物迷恋全球化的有趣而犀利的描述。

—— 墨尔本《时代报》

d

在全球化时期,经济学家变得自高自大,彻底钻了政治领袖决策失败的空子。

—— 《新西兰先驱报》

d

任何虚伪的东西在索尔面前都会丢了伪装,并遭到无情的鞭答。

—— 伦敦《独立报》

d

与奥维尔、科尔斯特勒、马歇尔·麦克卢汉、普里莫·利维和提姆·弗兰纳里一样,约翰·拉尔斯顿·索尔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我们已经酿成大错。…… 索尔思路开阔,是一位善于总结、善于归纳的伟大导师。

—— 《悉尼先驱晨报》

d

这应该成为印度决策者、印度各派经济学家和有关人员的必读书。

—— 新德里《撒哈拉时报》

谨以此书奉献给

d

休斯·普罗宾

克拉丽萨·拉尔斯顿·索尔

弗朗斯瓦·莱格

威林姆·拉尔斯顿·索尔

阿莱克斯·特勒克

安娜·特勒克

塔利亚·格莱塞克

西奥·刘易斯

以及生活在这陌生世界上的后人们

目 录

第一章 大背景	1
1 天堂里的一条毒蛇	3
2 美好的承诺	14
3 预言中全球化的益处	16
4 预言中所遗忘的	24
5 从经济到宗教的嬗变	32
第二章 全球化的崛起	47
6 1971 年	49
7 真空	51
8 国王的傻子	59
9 浪漫的热情	62
10 风起云涌	79
11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经济	91
第三章 平稳时期	97
12 成功	99
13 1991 年	105
14 进步的思想	109
15 1995 年	118

第四章 全球化的衰落	121
16 消极平衡	123
17 民间组织与上帝	135
18 没落大事记	139
19 没落大事记:马来西亚的爆发	144
20 信仰的终结	152
21 印度与中国	180
22 新西兰改弦易辙	184
第五章 出路在何方?	189
23 新的真空:病态的“空位期”	191
24 新的真空:民族国家卷土重来了吗?	204
25 消极的民族主义	216
26 常态化的非常规战争	226
27 积极的民族主义	236
尾 声 2009:选择的回归	246
鸣 谢	267

第一章

大背景

d

（禁止自由贸易的法律）违背了上帝的神圣旨意，用尘世的法律替代了自然法则。

——理查德·科布登，演讲词（1843 年）

你需要上帝干什么？

在我成为无神论者之前，需要上帝干什么？我需要一个让我崇拜的人。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借方与贷方》（1888 年）

试图用经济命定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无异于痴人说梦。

——卡尔·波拉尼，《言论》（1947 年第 3 卷第 2 期）

意识形态是一面镜子，人们透过它了解世界。意识形态是一套信念，人们对其深信不疑，无须经验来证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2003 年）

【 1 】

天堂里的一条毒蛇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化如一夜春风，从天而降，并迅速蔓延，大有席卷天下囊括一切之势。其倡导者和追随者都大胆地宣称，通过某个经济学派的多棱镜，全球社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相互依存，共同进步。这一神圣使命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这 20 年间，变成了各国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大有锐不可当之势。

如今，30 年过去了，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也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其中，有巨大的成功，也有惨痛的失败，更多的则是满目疮痍，累累伤痕。换言之，这样的结果与铁的真理或所谓的大势所趋毫无关系，相反，它是达尔文主义式的经济理论在实践中所得出的结果。这种实验企图在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同时，重新塑造政治和社会新秩序。

全球化当年那清晰可辨的概念如今已离人们渐渐远去，大部分早已不复存在，其中一些想法或许会幸存下来。当下，各种观念、意识形态及其影响纷至沓来，其中有建设性的，也不乏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时代，很难判断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谈怪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可以对其施加影响。

一些重量级人物一度鼓吹民族国家应当加强经济实力，如今，他们又扬言，民族国家应该增强国力以应对全球军事战争。全球化的预言家们曾大力

提倡“私有化”，如今却不得不承认错误，因为法制更为重要；经济学家则恼羞成怒，在应该加强或放松对资本市场管理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强大的民族国家，如印度和巴西，向经济全球化那根深蒂固的观念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大型医药跨国公司更是左躲右闪，不知所措，难以定位……

诸多事例表明，我们正在跨越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与秩序告别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真空，一个混乱不堪的真空。在这个大的真空中，到处都是杂乱无章，自相矛盾。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两个锋面之间的一场暴风雨，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类似足球、曲棍球等快节奏运动的一个瞬间。在这个特殊时刻，一方大势已去，盛怒之下乱了阵脚。这个时候，只有等另一方找到节奏，慢慢调整，整个赛事才能逐渐恢复正常。

在这些时刻，各方一开始都持否定态度。混乱不堪、不知所措对于始作俑者来说十分可怕，对于那些一开始就持批评态度的人来说也十分失望。整个局势飘忽不定，乏善可陈。何去何从，难以取舍。

然而，一个充满变量的世界同时意味着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不知道这一时期会延续多久，也许不会太久。那些决定人类未来的多种多样的选择会悄悄到来，且时断时续，有些已经摆在人们面前了，人们已经开始做出某种选择，只是一时还难以采取果断的措施。

因此，人们的选择决定了未来的态势，这应该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否则，各种利益集团会趁虚而入，左右局势。如果各方都不采取行动，最终只能是听天由命了。也许，结局是以上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想结果好，就须找到平衡，否则，只能听天由命了。如果让利益集团占了上风，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此，最理想的结局是大家一起做出理智的选择。

本书讨论的就是人类的选择能力，以及这种选择会将整个人类带向何处。

相信变化是可能的，这一点很重要。这意味着我们相信选择这一事实，相信很多事情可以选择，相信我们有选择的能力，从而去改变社会，为公众带来更大的利益。我们是否相信政府必须通过隐形税（如国家控制的赌博等）对穷人征税？我们是否相信世界上存在某种选择？我们是否相信第三世界无法偿还的贷款应该一笔勾销？而且，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人们认为公民有

这样的能力，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人类都是文明人。人们越是认为有真正的选择，越愿意参与选举，参与社会事务。参与选举是人们的最基本的权利，然而意义非凡。



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给“常理”下定义往往会陷入一个学术怪圈。更有甚者，正如 100 年前英国自由党议员约翰·莫利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想听陈词滥调的话，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下定义了。”最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全球化会在多大程度上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如果一个伟大的想法或者观念刚刚出炉，且一路顺风，那么，即使最严肃的倡导者也会鼎力鼓吹它无所不包的益处，因为这可以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推行其梦寐以求的改革。事情一旦变得复杂，原先的倡导者大都会降低调门，同时仍然坚持其理论是正确的，而且是大势所趋。更有甚者，很多人会振振有辞地说，他们原本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世界各国有关全球化方面的书籍文章、专题演讲等都浩如烟海，主题非常鲜明。25 年来，至少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普通大众也好，经济人士也罢，所辩论的问题只有一个：全球化的内涵及其势在必行的真正原因。各国政策也都是围绕全球化展开的，因为全球化来势汹汹，无所不包。这些书籍文章还提醒人们，计算机使得经济变得更加惨淡，因为全球化使人们关心的更多的是备受争议的数据统计，而不是认认真真的思考。所谓的研究根本算不上科学，却要拼命为自己贴上理论研究的标签。

至于全球化体系中哪些内容将彻底消失，哪些将保留下来，我们无从知晓。如果整个体系彻底消失，那结果也是十分危险的。我们最不爱看到的是，19 世纪极度狂热的民族主义加上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将成为国际行为准则。但是，一旦强大的力量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开始发生作用，谁也无法预料结果会是怎样。回首过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大变革的情形，让那个年代的人们惊叹不已的是，一度势不可挡的潮流瞬间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忘得一

干二净。目前的变革是好是坏，何去何从，人们不得不深深思考。

回到现在，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最明显的是全球贸易的增长。当然，全球化的弊端更是随处可见。想想新西兰，想想解除管制后的航空业吧。到处都是“脓疮”。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已经进入到第30个年头。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还有其他更为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准政治运动中来；国际暴力越来越猖獗；19世纪的民族主义再次抬头并演变成人类灾难；新型民族模式的诞生，有些甚至与民族无关；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这种情形甚至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欧洲联盟。

上述事例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政治、社会并没有按人们预期的那样发展。这种变化为未来的发展定下了基调。虽然这种变化在过去的30年间都声称是在主要经济实体的控制之下的，而且是严格控制之下的。

越来越少的人相信经济可以为文明开路。我甚至发现，当有人老调重弹，说什么“全球化不可避免”时，竟没有人予以理睬。在那个由经济学家、官员、利益集团协会和专栏作家组成的封闭的小圈子里，上述论调还在继续。干吗不谈呢?! 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在那个圈子里，整个世界都不在那个圈子里!



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是个什么情形呢? 我把它比作一个真空，两个失去理智的年代之间的空白时期。如果我们积极地利用这个短暂而充满变数的时期，果断进行选择，那么，我们将进入一个人道主义新纪元，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这并非是一个不理智的期待。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空位期”，有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而更多的则是经济的。

我们目前生活的这个真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思想真空。这无疑又增加了一个更大的变数，因为经济有时候像情人般“卿卿我我”，有时候如暴雨般“电闪雷鸣”，充满了戏剧性，往往建立在你我既期待又怀疑的悬念上。经济形势跟时尚一样，瞬息万变，这是其他领域很难相比的。

文明、宗教、语言、文化、民族乃至民族国家往往会延续数百年。对于经济理论来说，能流行 25 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50 年很少见，至于 50 年以上，那只能靠自我吹嘘了。

大部分真空瞬间被填满，或靠军事手段，或靠经济手段，或靠宗教手段，这反映出生活的复杂性。有些真空得到充分利用，有的则贻害无穷。有时候，人们对现行的观念、理论深信不疑，根本认识不到他们生活在一个真空中。等突然发现事与愿违时，便唏嘘不已。

承认变革的必要并非是人性中最常见的一大特点。权力越大，越不关心变革；相反，变革会让我们产生恐惧感。然而，每个时代都会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走到尽头，这时，我们会再次在黑暗的真空中摸索。

16 世纪初期的那些岁月的确了不起。那时，北欧的宗教改革运动本可以成立一个至高无上、包罗万象的宗教。伊拉斯莫斯与路德两大派系之间关系紧张，但也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也许是因为很多事情都依赖伊拉斯莫斯的伦理领导，而他又偏偏年事已高，结果，好事变成了坏事，这种紧张局面最终演变成暴力，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拿破仑倒台后的数年间也是一段难得的时光。那时，很有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美好的欧洲社会。然而，后来，梅特涅对欧洲大陆权力机构的影响到了无人能够撼动的地步，束缚了每个人的手脚，整个欧洲貌似和平，实际上毫无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头几年里，一切愿望似乎都能实现。大部分国土面积较小的民族国家在《凡尔赛条约》中看到了独立的希望，然而，他们不得不等到 1989 年才实现了这一愿望。现在，大约 25 个新的国家或者新独立的国家，第一次迎来了行使独立国家权力的机会。他们终于成为了很多人眼里的“维斯特伐利亚”，或者“19 世纪的民族国家”。他们希望充分展示他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我们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知道的是，在某个角落，全球化的倡导者认为这是对过去力量的“削弱”，但在另一个角落却诞生了二十几个新的民族国家，他们生机勃勃，壮志凌云。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长达百年、亟待处理的问题。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 1919 年《凡尔赛条约》签订

期间英国代表团成员。当他看到那个真空所带来的机遇在谈判中浪费殆尽时，便以辞职表示抗议。1919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抗议书，他在开头这样写道：

人类明显的特点是可以适应周边的环境。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西欧赖以生存的经济体系的特性，即非常特殊、非常不稳定、非常复杂、非常不可靠，而且，非常没有连贯性、长久性。我们把不久前那些极其特殊的优势看成是必然的、永恒的、可以信赖的，并因此制定相应的规划。

他所提到的经济体系就是现代社会第一次自由贸易试验，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全球化试验。这种试验来自对《谷物法》的彻底反抗，《谷物法》源自英国，后来风靡整个欧洲。

此时此刻，你的耳边会不断响起全球化捍卫者的抗议声，他们会说，此一时，彼一时。而且，当今世界更加复杂，一体化程度更高，因为技术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这般，等等等等。他们的论点概括起来就是，当年的自由贸易是局部的，如今的自由贸易则是全球性的，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事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们并非认为当时的情形很特殊，是局部性的，在他们眼里，那也是全球性的。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一点和今人并无二致。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与今人相比更加熟谙世事，更了解世界的运行规律。

今日全球化的支持者忘记了，19世纪欧洲的自由贸易是帝国的产物，几个超级帝国以今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将世界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凯恩斯接着论述了1914年欧洲内部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德国当年是俄国、挪威、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奥地利-匈牙利的头号客户，英国、瑞典和丹麦的第二大客户，法国的第三大客户，俄国、挪威、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奥地利-匈牙利的主要供应商以及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第二大供应商。然而，投资也好，贸易也罢，都未能阻止上述国家之间相互倾轧，而且内讧长达5年之久。

凯恩斯《序言》中最吸引人的部分，用今人的眼光稍作修改如下：

一位伦敦居民早上一边喝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上的任何产品，想订购多少就订购多少，并且，对方很快便会把货送到自家门口。与此同时，他可以通过同样的办法投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自然资源和新型企业，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分享利润。他也可以把资金投到任何一个恪守信誉的地方，增加财产的保险系数。如果愿意，他还可以选择最便宜、最方便的方式，在不需要护照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过境”，派手下去一家银行在当地的办事处，办理“贵金属”的供货事宜，之后前往国外，无须了解所到国的宗教、语言或风俗习惯，却惊奇地发现，一切都畅通无阻，非常顺利。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一切在他眼里都是那么自然、那么正常、那么稳定、那么安全。当然，改进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任何偏离都被视为是异常的、可耻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军事冲突、帝国之争、民族矛盾、文化差异、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乃至排外情绪，好像天堂里的一条毒蛇，充其量是他每日读报时的一种消遣，对日常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没有丝毫影响。至此，全球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事实上，最紧密的经贸伙伴最终走向战争，并愈演愈烈。之后，有的选择共产主义，有的拥抱法西斯主义，更有甚者，有的还追随种族主义。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构筑关税壁垒。没过多久，狼烟再起，战火重燃。只是为了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他们才想到应抓住上天赐予他们的机会。凯恩斯在这一点上最有权威，最有发言权。他认为，这些国家并非在寻求一种以经济为主导的新秩序，而是把经济作为一种内在的辅助机制。

1914年前的中产阶级，数量不大且盲目乐观。今天的中产阶级则完全不同，他们成熟老练，是经济全球化聪明的受益者。面对现实，他们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凯恩斯所描述的“不需要护照和任何手续”的情形。如今，只有欧

洲基本上实现了无国界的理想，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旅客在机场要接受严格的检查，有时恨不得把人的衣服给扒光了。纵观过去 30 年间（不仅仅是“9.11”以后）安检的变化，不难发现，这种趋势会有增无减。边境发生的个别事件很快会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



无论何时何地，人类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每一种文明中的人们都认为自己了解自己社会的运行机制。这种认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改变自己的社会，至少我们有信心肩负起改变社会的责任。想想那些为清洁水系统、为公共教育事业而辛勤劳动的人们，想想那些为废除奴隶制而奔走呼号的人们，一切便不言自明。

我们是否每个人都有这种自信？答案也许是否定的。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具有这种自信，这是这个奇怪的精英管理的社会始料不及的。这种认识有很多种形式，分很多层面，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还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相信选择这个现实是领导者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奇怪的是，很多自以为是领导者的人却发现事实很残酷。在他们看来，其工作就是了解权利，精通管理，也许对事态的发展做一些“微调”。他们对日常所谓的真理深信不疑，因而，从本质上来说，是非常被动的。

结果，要么是变革向他们无情地逼来，要么是他们被彻底淘汰出局。无论如何，文明的这种力量，即选择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

可话又说回来，与文明相对的野蛮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野蛮不仅仅是暴力，野蛮是对人们自信心的“大举进攻”。毕竟，是人类的自信心使得人们愿意看到复杂多变的现实中积极的一面，从而不被选择所吓倒。野蛮是对人类公民认识的一种粗暴的干预，这种干预源自这样的信念，那就是，真理不言自明。什么宗教真理、民族真理、经济真理莫不如此，就连科学真理也不例外。

在伪真理面前，历史枯萎了，似乎慢慢被人们遗忘。这里，命运论仿佛